

孫貴定編

現代師範
教科書

教育學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埋

現代師範
教科書

教育學原理

第一章 教育的意義

教育有廣義狹義的分別，就廣義說去，凡利用人類生存在社會上的環境，及天然界的狀況，歷史上的事實等，以增長智識，陶養德性，發展人類天賦的才能，都可稱為教育，這樣看去，教育簡直與人生的經驗同一意義。（經驗中固然也有一部分似乎與人毫無益處的，且或反令人感受痛苦的，但這種經驗，都有消極的價值，或可在道德上做個警戒，無論如何，總可有增長智識的作用。）教育的狹義，便是就普通一般人生的經驗，加以一番淘汰，凡與人生利害相關最深最切的，選出一部分來，再設法組織一種特別的環境，通常稱為學校，用預先思慮周到的方法，將那部分組織完善的經驗，間接或直接教授與智識缺乏人格未定的人。這種人大多

數總是年輕的男女，還沒有成丁；或成丁還沒有許多時候。照普通人的—般心理說起來，講到教育，大概不出學校與教科書的範圍，其實，這種狹義的教育，只好算廣義的教育的一部分；只好算他最初的一番預備功夫。因為人生在世，所有的經驗，都可作為教育的材料。除去學校之外，如家庭，如社會上各種團體，在教育上都有極大的價值。學校雖是專為教育而特別設立的，也不過是許多教育機關中之一罷了；若以為所有一切教育，都由學校設施，豈非對於學校希望太奢了麼？原來社會上必須設立學校與編輯教科書，祇是因為文化一開，人類的智識愈進步，社會的組織愈加複雜。成人所抱的目的與理想，所做的各種事業，一般兒童，愈加不容易領解，愈加不容易學習。故必不得已，只好創設學校，延請教師，正式設施教育，預備將來兒童長成了，可以繼續前代的事業與思想，這便是學校的來歷；因為這個緣故，在文化未開的時候，便沒有正式的教育，所有的教育，不外乎從生活中直

接發生的經驗。那種經驗，與文化已開的時候，比較起來，極是簡單；故一般兒童，只消與成人同在一處居住，飲食，摹仿成人的儀容習慣，便可將那時候應用的智識學習完備；既不必進學校，也不必讀甚麼書。總而言之，學校與教科書的教育，不過是教育的初步；若當他是教育的終點，不但失去了他專為預備兒童長大成人的本意，況且將人生普通一般經驗，在教育上的價值，都糊塗錯過了，豈不可惜麼？故本書中所討論的各種問題，雖大多數是專從學校一方面發生的。我們須明白教育的範圍，比學校的四壁，大得不知幾許；我們更須明白人生的經驗，都是教育。故真正的教育，是廣義的，而不是狹義的。

教育與人類社會的生命，有直接的關係。因為人類生存在世界上，互結社會，不論有意識或無意識間，總須以互助的精神，分工作事，方得相依為命，保全社會共同的生活，謀社會共同的幸福。教育便是這種生活的命脈，這種幸福的基礎。因為個

人的壽限，至多不過一百多歲；而社會的壽限，只要世世代代有許多個人傳接下去，可以繼續不絕。（一個社會全數滅絕的，固也有許多先例：如歐洲的尼噶段泰爾⁽¹⁾人種，澳洲塔士曼尼亞⁽²⁾的土人，早已完全滅絕；只在人類歷史上，留一些遺跡罷了。但無論如何，社會的生命，總比個人的生命較長，自不消說。況且在理論上，確是可以繼續不絕。）但一個社會的繼續生存，雖是物質上的事實，大一半却是心理上精神的事實。這便是社會全體的文化，風俗，習慣等種種，世世代代的公共遺傳物；若除去這種共同的遺傳物以外，所有的人類，只好算一羣烏合之徒。他們的感情思想等，各自不同，心理上既然不能一致，斷不能產出甚麼真實的社會。原來每一代的兒童，將來長成後，社會靠他們繼續自己的生命；但倘沒有經過一番教導訓練，對於那種社會上前代之遺傳物，既然一點沒有知道，便沒有承受的資格；更沒有改造進步的能力。現在教育便是養成這種資格與這種能力的唯一方

法。上文曾說教育與人類社會的生命有直接的關係，就爲這個道理。

教育爲社會生命的關鍵，更可就生命的天然性質證明起來。原來生存與死亡的區別，在於自己改變的能力。有生命，必有改變；改變沒有間斷，方能生長，方能時時刻刻去舊更新，繼續生命。倘失去了這個去舊更新的能力，便是死亡。從生理一方面看去，凡身體須賴吸收滋養料與生殖兩項，方得新舊更迭，保全他的生命。現在講到社會的生命，也須有繼續自新的能力，方得免於死亡。這種繼續自新的能力，須從教育中來；因爲教育將社會舊有的文化、思想、習慣等，傳授與兒童，使他們長大成人後，可再傳授與他們的子孫，世世無窮。假使有一代的兒童，沒有一個受過教育，他們祖宗父母相傳下來的社會，便可算到他們手裏滅絕了。總之：社會的生命，全靠教育去做他的滋養料，使他能生產出小社會來，使他世世代代，新舊更迭，繼續下去。

社會的生命，雖是賴去舊更新，得以維持下去；但我們須要明白這種現象的進行，却是漸漸的，並不是突然而來。況且舊的並不是完全廢棄，新的一與舊的接觸，也並不是毫不更變，被舊的完全吸收進去；新舊兩個原素，須漸漸互相影響，互相合作，方可有社會的進化。這樣說來，講到教育，我們可從兩種視點去分別研究：一是關於舊的，可稱爲回顧的視點；一是關於新的，可稱爲向前望的視點。回顧的教育，便是將社會原有的文化，如言語，文字，風俗，習慣等，傳授與兒童，使他們長大後，不忘記前代的遺傳物。向前望的教育，便是啓發兒童個人的特性，使他們能利用前代的公共遺傳物，去改造將來的社會，以謀人類的進化。換句話說，回顧的教育，便是把已往做將來的標準；向前望的教育，便是把將來做已往的歸束。顧要求社會有進步，這兩個視點，必須兼備；缺一不可。如我國科舉時代的舊教育，向來專門注意舊有的文化，幾乎全屬回顧的；因此那時候的文化，幾千年來，停滯不動，與歐美

列強相接觸，便處處失敗。今若要求我國適當生存在二十世紀中，我們切不可把教育上向前望的視點，忽略過去。

第二章 教育上的好目的

我們做不論何事，抱某種目的，必定希望他能發生某種結果。那個結果，便是我們做那事的終局，一經達到，便算完結。有些事的結果，固然沒有止境，但也算一個小結束，好做將來的起點，繼續做下去。但不論何種目的，一經達到，都是一種結果。凡所有的結果，却並不都好算什麼達到的目的；因為不論何種現象，都變化到一個地步，不論大小，便好算發生了一種結果。現在講到不論何種切實有個目的的動作，必定是一種有次第有秩序的進行，如一步一步登樓梯一般，這種進行的次第，通常可分爲三種：甲種是不但依合一種動作天然的性質而定，並且是按次序逐漸從內部發生的；乙種雖也是依合他天然的性質而定，但是不按次序，忽而東，忽

而西，反覆不定的；丙種是不管他天然的性質如何，所有進行的次第，都是由外界指示的。關於不論何種目的，我們須先問明是否包含甲種進行的次第，若是乙種或丙種，便只好算一種表面上的結果，實際上不好算什麼達到的目的。

一個目的作用，在乎能發生一種有次序及佈置完善的進行方法，可使我們一步一步逐漸做去，達到他爲止。因爲目的既然是一個預先料到的結果，我們抱定了他，得了他的指示，便能決定進行的計劃，預先防備未來的阻礙。在沒有達到我們的目的之前，不論做到那個地步，可以約略估算，與他距離還有多少遠近，再定方針，一絲不亂。現在講到教育的目的，也必須具這種作用，才好算真正的目的。總而言之：抱定目的作事，與用智力作事一樣，智力既然是心靈的特別現象，抱定目的作事，便是心靈的作用。因爲心靈的唯一作用，如預料一事的結果，預算進行的方法，與明白前途可有什麼阻礙，而想出相當的抵制法等，都全靠有個目的做標準。

否則，無意無識，猶盲人騎瞎馬，還有什麼智力麼？

現在我們明白了目的作用，還須研究那種目的，確是適當合用的。大概說起來，一個目的如杜威⁽¹⁾博士所說，須要遵守三大條件：（一）須從現在真實的情形，直接發生出來；須與現在實際上的助力或難處，直接有關係的。有些教育家，往往不明白這個道理，不管他當時的實在的情形，憑空設想，提倡一種抽象的目的。那種目的，因為不合事理，不能達到，固是勢所難免，縱使勉強達到了，人類的智力，受了這種外界的束縛，既不能自由選擇，也必不能自由發展。（二）好目的須容易改變，實行起來，可使我們斟酌情形，隨時修正，沒有拘泥不變的害處。大凡由外界指示的目的，不但易與實在情形隔膜，且使人過於固執不變。（三）好目的必須切實代表一種相當的動作，如一個人打獵，捉得一隻兔子，他的目的，實際上不是單單爲隻兔子，他或者想吃兔子肉，或者想穿兔子皮，總之：必定對於那目的物，更有一番動

作。

除去以上杜威先生所想到的三大條件，我們更可加一個條件。這便是凡好目的，須與本人終身最高的志趣，與社會全體最高的幸福，*和合一致，互相扶助。否則，若杜威先生所擬的第一個條件，單說好目的須從現在的真實情形，直接發生出來。講到那種目的，究竟與社會及個人兩方面最高的幸福，能否不致互起衝突，我們便不能擔保。

普通一般好目的，須依合以上所開的四個條件，固已說明。現在講到教育的目的，也並沒有什麼特別不同的地方；因此教育上的好目的，須具以下兩大要點：（一）受教育的人，有什麼天賦的才能，有何種特別機會；或有何種特別難處，都須面面顧到。（二）受教育的人，所有種種特別情形，既經考慮周到，所定的目的，必須能於實際上指示一種『進行的方法。』更有一要點我們須牢記心中，這便是像教育一

個抽象的觀念，實在沒有什麼目的。故講到教育的目的，只有待受教育的人與設施教育的人，參酌他們的特別情形，想望某種具體的結果，便把教育做個產出那種結果的方法罷了。因為這個緣故，不論什麼教育的目的，至多只好表示一個時代大概的傾向，等到實行起來，仍須因時制宜，修正缺點；若拘泥字面，固執不變，教育不但沒有進步，也好算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了。

有些教育家，以為教育的目的，既然必須按照特別情形而定。每一個人既有他個人的特性；便聲言教育上目的的多少正與待受教育的人數成一正比例。這種立論，雖關於個人的異點，足以喚起我們的注意；但究竟似是偏見。因為目的若依人數增加起來，如普通一般學校內，人數總是不少，設施教育的人，便難免歧途亡羊，無所適從；實際上反增困難了。不過我們所應該主張的，便是除出一普通目的之外，一般教師、父母，對於兒童個人的特性，更須特別注意。

第二章 教育上各種主要的目的

自從教育哲學另成一種學問以來，對於教育的目的，一個問題，大教育家各有主張，意見紛歧，極不一致；或說是完全的生活；或說是陶鑄高尚的人格；或說是養成公民的德行等等，記不勝記。平心而論，那各種目的，現在用我們的眼光看去，好像近乎偏見。但每種目的當初提倡的人，必定是應時勢的要求，希望他能補救那個時代的缺點。如中央集權的時代，便有個人自由的提倡；人心渙散的時代，便有社會合羣的提倡，故各種目的，在教育史上，都佔有特殊的地位。我們若不顧那個時代的實在情形，汎汎的評論起來，往往難免過於苛刻。

就各種教育的目的中，現在我們單擇他在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四個，加以一番研究：（一）天然發達，（二）爲社會服務，（三）文化，（四）紀律。

（一）天然發達

天然發達的原理，首先提倡的，便是盧騷。(J. J. Rousseau) 盧氏眼看他那時候法國社會的腐敗，風俗的惡劣；所謂文化，不過是些相沿成例的宗教道德，以及種種人造的習慣，都與天性乖離。他曾說：『不論什麼東西，從造物主手裏出來都是好的，但一到人手裏便弄壞了。凡人對於天生成的東西，不加干涉，不肯罷手，甚至逢到他自己的種類，也是這樣。所以他的子孫，一定也要訓練到像一隻馬，在動物園裏一般。』盧氏因此極想改革一切，以求回復人類的本性，他理想上最高的目的，便是恢復天然狀況。但現在有一要點，我們不可誤會，這便是盧氏所說的天然狀況，並不是教育須完全依兒童的意想及慾望。他的意思，不過是保全人類的天性。他所謂人類的天性，也並不是專指野蠻人的本性。這個語句，包括一切原始的傾向，須在不論什麼國，什麼時代遇到不論那一種生活情形全世界一樣的。故盧氏曾力辯各民族及社會上各階級獨有的特點，不好算是人類的天性。

盧氏說教育有三個來源：（一）天然的教育——這便是將五官的功用與四肢的運動，習練起來，將天賦的才能，依合次序，發展起來；（二）人類的教育——這便是天然發達後，還須人類指導，方可明白各種才能的用處；（三）環境的教育——這便是我們從經驗中所得的智識。講到經驗，總是不離環境中的事物，故稱爲環境的教育。這三種教育，統計起來，第一種完全不是我們管束的，第二種是我們自己可以作主的，第三種有一部分歸我們節制。故若要求這三種教育，和合進行，須將第一種做個標準，第二、第三兩種，都須依他作合。這樣說來，教育唯一的方法，在乎服從「天然的神託」。『天然的神託』有二條：（一）照天然的情形，兒童必須做了兒童，方能成人，若不依這個次序，看得兒童，如成人一般，我們便養成『早熟的果子，一些沒有味道的』。因此無論如何，切弗依成人的標準，強迫兒童一樣做去。凡說施教育的人，須知理想上最高的目的，爲能利用生命的各種機會，以求發生真

正的快樂。生命二字，並不單指呼吸不間斷，凡有生命的人，須利用他天賦的知覺本能，去做一番事業。從來活得最多的人，並不是年紀最大，乃是從生命中獲得經驗最富的人。故兒童現在的生活，須聽其自然，切不可過分拘束；否則名爲豫備將來的生活，實則爲一個沒有確定的將來，反去犧牲了真實的現在。原來人生在世，每一時期，自有一種特別的快樂，教育的作用，在乎保全與增進這種快樂。一個人的幼年最是不識憂不識愁的時期，故凡兒童天然的一切動作，只要沒有害處，我們須任他自由，不去干涉。（二）凡設施教育，非但應該遲緩，且須靜待不動，切弗求節省時間，只要求喪失時間，因爲兒童天賦的才能，須聽他自然發展。『不論何種功課，若儘可延期到明天，沒有害處，情願今天不教。關於兒童的發育，我們若不知道助他進行的方法，只要靜待不動，依他天然的傾向，便算上智。』若因爲羨慕與百科全書一般的智識充足，強迫兒童去學許多科目，便好像一個小孩子，到海

灘上去集蛤殼。最初的時候，不管什麼殼，胡亂拾取；後又看見較美麗的，便將早先所收集的，都投棄了。這樣隨手拾取，隨手投棄，毫無主意，直到他心亂力疲，只好不得一殼，空手回家去。況且世上有許多事物，我們不但無須會悟，且亦不應該知道。（按盧氏這句話，是專指讀書所得的智識。）總而言之，唯一的真實智識，只有依合天然的次序，直接從經驗中來。故盧氏理想上的愛彌兒，從不在書房內讀書，「他的書房，比皇帝的書房，還裝飾得美麗些，這是因為他包括全地球。」

盧氏的學說注重的天然發達，極合教育的原理，兒童與成人不同的地方，須後來特別注意，亦經他喚醒。如丕斯泰洛齊（Pestalozzi）、弗洛勃爾（Froebel）等大教育家，受了他的影響，都從研究兒童入手，開近世教育上注重心理學的風氣。盧氏的大功，我們不可忘却。但他的學說，有三大缺點：（一）人類的發達與天然的發達，性質不同，但盧氏不加區別，混在一氣。不知道人類的發達，並非完全為環境所定。因